

长白交响

(四章)

□ 蔡保华

山有魂兮石有灵

北方有山兮大美长白，
五花叠翠兮林海茫茫。
诸峰揽月兮星移斗转，
高峡平湖兮仙女梳妆。

山泉有魂兮山石有灵，
涛声合鸣兮情满松江。
飞鸟红果兮慰我情怀，
不咸之山兮是我家乡。

长白长白 人间绝色

亦奇亦幻亦秀亦真，
亦风亦雪亦雨亦明。

奇就奇她个绚烂精妙，
幻就幻她个梦里大唐。
秀就秀她个人间绝色，
真就真她个天地洪荒。
风就到她个山崩地裂，
雪就扮她个皑皑银装。
雨就下她个倾盆倾覆，
晴就亮她个万丈光芒！

长白，长白，
远古回声，峡谷震荡……

长白一世情

我有一世情，
冰雪般晶莹。
青松伴白桦，
脉脉恋无声。

我有一世情，
春水般灵动。

岳桦挽杜鹃，
高寒笑山风。

爱之永恒 地老天荒……

春日长白，万物生长，
一叶初发，百花飞扬。

夏季锦江，金钿花黄。
舞我广袖，抒我霓裳。

秋色尽染，云纱为帐。
天池高台，斑斓天堂。

冬雪润玉，日月齐光。
江山如画，万千气象。

皎皎雪白头，相思勿相忘。
听君歌一曲，林海交响响。

长白，我的大长白！
爱之永恒，地老天荒……



讲个一位大姐的真实故事。

这位大姐，1952年出生在公主岭市秦家屯镇大榆树屯。多年后，一位老诗人曾说“像一株婆婆丁，在田野里生长。”大姐幼时没有大号，邻里叫她三丫。9岁那年，她背起了书包。谁也没想到，这个不为人注意的三丫，在学校里竟是一路成绩优异。

优秀而勤快的三丫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人们发现，稍有闲暇，黑三丫就往邻家跑，够奔人家糊在墙上的报纸。那时，自己家墙上那些发黄的旧报纸，她已经反反复复看过多遍，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别人家墙上的报纸，对三丫来说都是新的。有喜欢的，她还拿出纸笔往下抄。小段的好抄，大块文章一时半会儿抄不完，主人就说：哎呀，费那劲干啥，把它抠下来。说着不是找剪刀就是拎把菜刀，问明白要哪块，就帮着往下抠。报纸直接糊在墙上的，只要把四周断开，一掀就下来，只是背面粘点土粒。抠完一块，他们就拎着剪刀或者菜刀问还抠哪儿？直到三丫说可以了。

去年，三丫回农村，一位大嫂见到她，提起当年抠报纸的事，问她还记得吗？她说怎么能忘了呢？父老乡亲为了满足她一个毛丫头的喜爱，不惜让自家糊完整的墙变得千疮百孔，正是大家的激励，才让她有了今天的长进。

这个三丫，就是梁淑芳。

梁大姐是四平市戏剧创作室一级编剧。她随和、亲切，喜欢体验生活，常回老家看看。乡亲们围在这位自己的作家身边，讲马呀牛啊，讲致富啊，各种趣事。

曾经，梁大姐初中毕业后，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因为能干，十里八村都知道大榆树有个小三丫，一年挣3000多个工分。那时，大姐的弟弟年龄小，上趟子的活儿都是大姐干。秋天抹房子，大姐又是和泥又是往房上甩泥，又是爬上房顶亲自操持泥板子。脱土还是男劳力干的活，大姐一个姑娘家，泥和好了，人累瘫了，土坯脱不动了，坐下来抹眼泪，再起来接着干。

就这样，倔强的大姐成为村里有史以来唯一的女队长，后来被推荐为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又成为村里出来的唯一的女作家。

大姐中学毕业后，灵感忽至，写下剧本《小护青员》，从此走上剧作家之路。

大姐的《小护青员》这出戏，很多老人都听过。幕布拉开，英姿勃发的小青边舞边唱，开心活泼，把观众引进一幅生机勃勃的美好画面，大姐把小青和二嫂对护青保苗的意义认识，放到一个有趣味、有人情的艺术氛围中，深刻地揭示了少年儿童内心世界的单纯与美好。《小护青员》丰富生动的内容、发人深省的寓意，滋润着观众的心田，那些美好的情趣，让观众坐得住、看得懂、感兴趣。

当年，《小护青员》这个作品有上百家剧团演出，后来又获吉林省政府奖，再后来，梁淑芳大姐先后发表了《主任的家事》《县长来了》《山路幽幽》《朋友》《无奈人生》《奶奶的幸福》等三十多部作品。

曾有评论家这样说：“如果说作家初踏文坛，还只不过是凭直感写故事，第二创作阶段尚且涉世不深，到了第三阶段写《山路幽幽》时，作家则冷静凝思，看取社会人生，用幽默而委婉的颇似素描式的淡淡笔墨，勾勒出人的本质、本性和充满矛盾的轮廓。这是作家增强了艺术感觉之后走向成熟的第一步。”为了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梁淑芳在新婚不久，就毅然去农村兼职。有了孩子之后，在带孩子写剧本之间屡屡发生冲突，为了创作，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送到农村老家去。送走了，哭一场。写出一稿，有了成果，笑了，再把孩子接回来。再改稿时，又得送走，再哭一场。就这样，送送接接，哭哭笑笑，梁淑芳经受过当作家与当母亲的双重甘苦。

往事如烟。如今，梁淑芳大姐精神矍铄，像往昔一样，感受生活、感受人生的渴望。当年的三丫、现在的大姐年近七旬了，她的剧作成就，是感受人生、深入生活而取得的。

责任编辑：王小微



长白山红日

郑春生/摄

乡音不改的『三丫』

□ 孙超

新写实

从事文字工作以来，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爬山的旅人，始终看着前方的山峰不停地攀爬。每当感到心中疲倦，我就回到大河东，静静地看着挚爱的通沟河，听听河水流淌的声音。大河奔流而过，让我静静思索，接受灵魂洗礼，并带给我前行的源动力……

故乡的河

我出生在一个叫八道江煤矿的地方，也就是白山市城郊的通沟村。大通沟河与大泉眼河的交汇处，就是我故乡的东头。从这往下走，山脚下是一片为煤矿工人建的公房，有几百户人家。通沟河将沿岸的土地一分为二，乡亲们将这里称作河东和河西。因为我们家居住在河的东岸，都习惯称自己为河东人，也叫八道江煤矿子弟。

通沟河日夜奔流不息，为这里带来一地丰饶。河边小菜园里有的是黄瓜、豆角、茄子；清澈的河水中鱼虾成群，沙锅鲁子、扁担钩子、蝌蚪、七星子随处可见；靠山的后园里梯田整齐、瓜果飘香，樱桃、李子、山梨花盛开的季节，空气里都带着甜味；秋天沙果树上透着红的果子，葡萄架上带着白霜儿的累累果实，让人尽享丰收的喜悦。勤劳朴实的父老乡亲，在这片前有河后有山的钟灵毓秀之地，忙碌而又充实地生活。

那时，一座石桥将两岸的熙攘连接在一起。每到夏天，故乡西头职业高中的广场，就是我们肆意撒欢的地方，还要到大河洗个澡。每到冬天，通沟河的冰场上总有我们玩爬犁和抽冰嘎的身影。当时，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概念，只知道全家是从山东来的，爷爷在当时的八道江镇招工到了矿上，全家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矿工。我们是“国家人”的自豪，在童年时期一直伴着我。后来参军到了军营，常听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战友讲家乡的故事，也不禁想起我的故乡。后来，分配工作回到通化矿务局。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乡很难再找到当年的景象。

闲暇的日子里，我常静坐在大通沟河畔，默默听着大河的倾诉。我知道它在倾诉这些年来曲折，告诫我这片土地的凝重。我想我是真的静了下来，静到眼前浮现出那个硝烟还没散尽的年代，东北大地还未从战争的创伤中醒来，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的支边青年，汇聚在长白山脚下，有的或是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或是刚从战场上下来不久的老兵，或是

工人的荣耀和辛酸，也凝结了独特的家国情怀。

我们的青春正赶上煤炭企业最艰难的时期。那时，八道江矿区经常停电，同期考高中的同学要到全矿唯一有光的地方，在机电科的路灯杆下看书学习。考上高中后，回家时，为了省几角钱的车钱，要走山路回到大通沟的研石山，有的同学甚至背点干粮和咸菜还要连夜赶回去。同学和我

我会想起一生都命运多舛的母亲。在我当兵的日子里，她用草纸给我写了一封信，当我接到这封常人读不懂的信时，我从字里行间深刻地体会到两个字：想念。母亲想我了，看着锦州窗外的月亮，我的泪水打湿了草纸。第一次探亲回家时，母亲就站在河东的桥头，高兴地和乡亲们说儿回来了。当我见到她那一刻，看到她鬓边有了白发，泪水不禁滚滚而下。

那年，母亲患了癌症。她唤着我的乳名说，想回河东看看。这是我和妻子陪着她最后一次回到故乡。车停下后，她只在河东桥头走几步就走不动了，远远地，看看挚爱的通沟河，看几眼老房子。这时，河东的乡亲们热情地围了上来……后来，我将母亲安葬在了通沟河源头一处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山坳里。我想让通沟河陪伴着母亲。

想起我的奶奶，一个不识字的山东妇女。她含辛茹苦养大了五个子女，还要为孙辈操心。她没有文化，却知道孩子不能没有文化。她用爷爷微薄的退休金，在矿山操持着一家人的生计，还得贴补着我。还有我的大伯，一位在六道江区域有着良好口碑的基层法官，一身正气却英年早逝。我还会想起善良的姥爷和姥姥，经常带着我，沿着通沟河向上游溜达。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侍弄着河边的菜园，为我的童年提供了庇护和依靠。最近，我经常在通沟河畔安静地思索，眼前总会不时地浮现出他们的笑容，我知道他们看到我的今天会很欣慰。

中国有句古语叫上善若水，水滋养着生命，润泽着土地，河作为承载它的主体之一，人们对它有着独特的记忆。通沟河于我而言，是一条充满思念和崇敬的河。尤其是想离我远去的亲人，看到河东年迈的父老乡亲时，它总提醒着我不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因此，通沟河也成了我精神上的寄托。彷徨时，来看看它就能洗涤我心灵的尘埃。失落时，来听听它的声音，能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告诫我一切向前走，也不要忘记走过的路。

大河奔流，时间带来了收获，也带走了浮华。文字生涯中，尽管时光被薄了，岁月被写瘦了，但青山在，人未老，我要向挚爱的通沟河致敬。

大河奔流

□ 王宝玉

推着独轮车的农民。当通化矿务局成立时，他们都有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此开始了莽莽荒山建矿井、林海雪原扎营盘的峥嵘岁月，在新中国千万产业工人中竖起了一面大旗——通化矿工，那是爷爷那代煤矿工人最引以为豪的时代。后来，即使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他们依然教育我的父辈们，要坚守这种拓荒精神。这让我经常陷入深深的思考，进而去探究通化矿工近70年的创业历程，以及这片矿区土地上的兴衰轮回。曾有位作家写道，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通沟河啊，我想告诉父老乡亲们，脚下的这片热土，永远值得我自豪。

心中的河

通沟河蜿蜒地流淌着，它有时奔腾急促，它有时安静呜咽，但它从来不会忘记生长在身边的每个孩子。我们这群在煤矿长大的80后，出生在通化矿区计划经济的后期，成长在通化矿区进入市场经济的初期。长白山麓的雄浑大气、火红矿山的沸腾场面、大泉源水的日夜奔流，在时光前行的日子里，让我们读懂了煤炭产业

说从来不敢说家里的饭不好，怕在矿山坚守的父母伤心。在矿山工作的父辈们的艰辛深深地烙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也是在那个时期参军到部队。

复员后，我被分配到通清煤矿。当时，为了考大学买书常将午饭省略。报名前，却因为买《档案管理学》和《古代文学作品选》，差10块钱报不上名。本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看着后边排着长龙的报名队伍，我硬着头皮借了个电话打给战友，他从电线杆上爬下来赶到现场，我才报上名，并顺利通过了考试。

后来，我的新闻业务突飞猛进。我曾连续6天6夜在现场采访，并因为表现突出被授予抗洪抢险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亲人的河

通沟河没有波澜壮阔的壮美，更没有小桥流水的雅致。它就像一个从山沟里跑出来的野小子，没有雕琢，浑身充满了原始的愣劲儿，有着独特肆意的坚韧，百折不挠地向前行进。每次回到这里，看着它欢快奔腾地流淌，总能带给我前行的动力，也会让我想起很多往事……